

老舍先生曾在《新民报·晚刊》发表文章说：“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，最富正义感，最爱惜羽毛的人，我称为真正的文人。”



《新民报》发表评述张恨水创作三十年的纪念文章

上了黑名单

1935年秋，成舍我到上海创办《立报》，敦请著名作家张恨水襄助，主编副刊《花果山》。自《啼笑因缘》登陆上海《新闻报》，张恨水已先后在上海发表或出版《银汉双星》《别有天地》《落霞孤鹜》《锦片前程》《满江红》《天河配》《秘密谷》《啼笑因缘续集》《现代青年》《北雁南飞》《燕归来》《小西天》《平沪通车》等作品，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报界和文坛声誉日隆。尽管张恨水不习惯浮华的“十里洋场”，但在《立报》“对外争取国家独立，驱逐寇敌，对内督促政治民主，严惩贪污”方针吸引下，仍然答应帮忙三个月。年底，约期既满，正拟北归，却“一夕接家中两电，嘱勿行。旋接航函，知日本特务机关，在平搜捕新闻教育两界反日人物，忝居榜末”。

张恨水“忝居”日本特务机关的黑名单，并不意外，因为张恨水的反日言行早已为日寇侧目。早在1919年，在芜湖《皖江日报》工作时的张恨水，就带领工友上街游行示威，抵制日货，被芜湖人称为“爱国义举”。1928年，日本出兵济南，杀害我外交人员蔡公时，制造“济南惨案”，张恨水旋在《世界日报》发表《耻与日人共事》《中国不会亡国》《学越王呢？学大王呢》等杂文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，断言：“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，他都不能并吞中国，中国决不会亡。”

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寇氛日深，张恨水即把在上海《新闻报》连载的《太平花》增加抗日内容，该书出单行本时，他在自序中说：“而九一八难作，……自八回起，辄改其非战小说，而为主战之论。争城争地之人物，尽易为执戈为国之健儿。苛捐杂税之穿插，亦改为外人铁蹄蹂躏之事实。”自《太平花》始，张恨水开始了抗战小说创作。1931年发表于北平《晨报》的长篇小说《满城风雨》描绘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赶走外寇，光复县城，堪称《太平花》的姊妹篇。1932年—1934年，张恨水又创作了《似水流年》《锦片前程》《美人恩》《啼笑因缘续集》《东北四连长》等抗战小说，小说主人公均挣脱情感的纠葛和“小我”的拘囿，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前线，作品描绘出“全民抗日”的洪流，寄托着作者武装民众保家卫国的理想。1932年发表于北平《新晨报》的历史小说《水浒别传》亦以北京沦亡的历史隐喻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一·二八事变”后的亡国危机。

1932年，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，日寇野心昭然若揭，然而国民政府仍压制抗日呼声，张恨水“心焚如火，百痛来侵”。创作并自费出版了《弯弓集》。该集是小说、诗词、笔记、剧本合集，“弯弓”喻意“弯弓射日”，作者在自序中明确提出：“……今国难临头，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，……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言，则亦可稍稍自慰矣。若曰作小说者，固不仅徒供人茶余酒后消遣而已。……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，以不才之为其先驱，则抛砖引玉……”《弯弓集》是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赞歌，它的“英雄谱”中有普通的工人、渔妇，也有下级军官和知识分子，集中《咏史诗》《健儿词》等诗抒发了作者“一腔热血沙场洒，要洗关东万里图”“书生顿首高声唤，此是中华大国魂”的报国壮志。

尤值一提的是，张恨水与日本关东军

书生顿首唤国魂

张恨水的抗战岁月



张恨水

代表土肥原的一次正面交锋。土肥原凶狠狡诈，四处结交文化界知名人士，宣扬“中日亲善”，采取攻心战术，妄图削弱抗日力量。张恨水这样一位妇孺皆知的作家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命人携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各一部，请张恨水“赐予题签，藉留纪念，以慰景仰大家之忱”。张恨水临危不乱，愤而改赠抒写东北义勇军抗击日寇的《啼笑因缘续集》，狠狠回敬了土肥原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创办《南京人报》

1936年，张恨水无奈迁居南京，与离开《立报》的张友鸾创办了《南京人报》。张恨水任社长，兼编副刊《南华经》，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。

其时，私人办报皆有经济靠山，接受“后台”的“津贴”，像张恨水这样全凭稿费，用血汗钱办报的，绝无仅有，因资金不足还动用了夫人胡秋霞的私房钱。《南京人报》虽是小报，但因张恨水的号召力，得到文朋报友的鼎力相助和报社同仁的无私支持，4月8日创刊即迎来了“开门红”，销出一万五千份，张恨水在副刊《南华经》上同时连载《中原豪侠传》《鼓角声中》两部小说，《中原豪侠传》鼓吹尚武侠义精神，《鼓角声中》写

的是以北平为背景抗击日寇的故事。1936年张恨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《风雪之夜》在南京《中央日报》连载，以风雪之夜象征民族危机，表现义勇军英勇抗日，但1937年8月13日，“淞沪抗战”爆发，作品被腰斩。

张恨水曾风趣地称《南京人报》为“伙计报”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，办得有声有色，订户不断增加。然而倾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1937年8月15日，日军飞机空袭南京，战争阴影笼罩城头。昔日歌舞升平、醉生梦死，置东北华北沦丧于不顾，沉醉于偏安迷梦的达官贵人，在炮火中作鸟兽散，“六街灯黯满城秋”，人心惶惶。《南京人报》销量骤跌，陷入困境。然而报社工作人员谁也不愿停刊，表示“玩命儿苦撑到底”。张恨水为大家深情所感，把家眷从丹凤街疏散到城外上新河的小渔村，坚持办报。每天下午到报社处理事务，直到第二



《新民报》旧址

天早晨才回家休息。往返几十里地，穿梭于炮火硝烟之中。不久，张恨水病倒，无奈将家眷送到安庆，自己于11月初到芜湖就医。12月8日，南京沦陷前几天《南京人报》才被迫停刊。

因“爱国而发狂”

1937年冬，张恨水回到家乡潜山。在家乡他积极宣传抗日，12月13日，应潜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之邀，作题为《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》的演讲。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和南京屠城的惨景，揭露日寇铁蹄蹂躏大好河山的罪行。12月14日，张恨水又应邀到梅城小学作题为《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》的演讲，分析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多种因素。

在家乡期间，张恨水早晚登上城墙“极目云天”，“潜山古称南岳，峻削锥天”，对家乡天柱山“愈增感慨”，遂赋诗：“曝背能医小恙平，悲笳声里辄登城。昂头天外呼龙起，把盏风前当槊横。岂有丈夫甘病死，可能亡国作书生？！潜山高瞰如相问，肯负人间好姓名？”表达了誓死保家卫国的志向，觉得“这里渐近战区，固仍有用之地也”，深情寄望家乡人民为抗战发挥作用，“做一番地灵人杰的事”。

1937年12月底，张恨水将家眷安置在老家黄土岭，只身西行至武汉，与从南京撤退下来的四弟牧野会合。此时，南京陷落，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中央政府先后迁往临时首都武汉和重庆，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国恨家仇激励着张恨水，他已不满足于做文字工作去唤醒民众，而要拿起枪杆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。因此，当牧野提出召集在武汉的潜山青年，回到家乡大别山中去打游击时，张恨水怦然心动，毅然呈文武汉国民政府第六部，表示不要任何物质支援，资金和武器皆由自己解决，仅仅要求政府承认这支队伍的合法性，以免和其他武装发生冲突。然而，国民政府要“包办抗日”，呈文如石牛入海，一去不回。

请缨无门。后来，身居重庆的张恨水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疯狂》，抒发因“爱国而发狂”的满腔悲愤，并密切关注武汉会战前后的家乡战事，以弟弟仆野、牧野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的事迹为素材先后创作了《潜山血》《游击队》《前线的安徽，安徽的前线》《桃花港》《巷战之夜》等小说，褒扬安庆及潜山人民奋勇抗战的壮举，歌颂顶天立地的天柱山精神。

坚守“最后关头”

1938年初，张恨水来到陪都重庆。1938年1月15日，《新民报》在重庆复刊，张恨水受邀担任主笔。重庆《新民报》以“抗战救国、勇为民喉”为办报方针，具有激励士气、抗击日寇、关注民生、批驳侵略的鲜明特色。

张恨水将他主编的副刊命名为《最后关头》，他明确提出：“抗战时代，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，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。”“一切诗词小品，必须与抗战及唤醒民众有关，此外虽有杰作，碍于体格，只得割爱。”他以“关卒”等笔名发表于该刊的诗词杂文，嬉笑怒骂，犀利泼辣，无不直接为抗战服务，大快人心，却让国民党当局很不自在，多次进行所谓新闻检查。迫于政治压力，《最后关头》于1941年10月9日停刊后，张恨水推出另一专栏《上下古今谈》，借古喻今，表达进步主张。张恨水发表在《最后关头》《上下古今谈》上的评论文章，短小精悍、爱憎分明、雅俗共赏，堪称“小文章，大手笔”，被百姓誉为“开胃菜”“夜行明灯”。

从《最后关头》到《上下古今谈》，张恨水持续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迷雾，为驱逐日寇而摇旗呐喊，努力地做着一个个忠实的“守卒”，坚守着祖国的“最后关头”。

抗战时期重庆的《新民报》深受欢迎，发行超10万份，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和接地气、得民心的副刊劳苦功高，郭沫若、孙伏园、老舍都曾说张恨水“顶起了《新民报》半边天”。

“高压下榨出的油”

抗战期间张恨水的生活异常困顿。为躲避日机轰炸，自1940年起，他移居重庆市郊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，风雨来时，屋外大雨，屋内小雨，屋外雨已停，屋内仍淅沥，他自嘲地称之为“待漏斋”。吃的是“用来煮饭沙子太多，用来盖房子沙子又太少”的“平价米”。张恨水在重庆始终穿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衫，为遮掩长衫上的破洞，就套一件旧马褂。当时穿马褂的人已不多见，所以他和《新华日报》主编潘梓年被人戏称为“重庆新闻界两马褂”。

抗战时期，不少知识分子投到官僚门下，充任清客。张恨水作为文化名人，多次被人相请，但都被他拒绝。他不仅律己，还以同样的人生态度劝慰朋友。当听说有人请张友鸾出任“主任”时，张恨水画了几棵松树，题了一首七绝送给他：“托迹华颠不计年，两三松树老疑仙。莫教堕入闲樵斧，一束柴薪值几钱。”

板荡识忠臣。张恨水在精神的重负之下，物质生活的困顿之中矢志不移，创作抗战文学作品达八百多万字，他自己形容这些作品是“高压下榨出的油”。“精进不已”的创作精神，使他的文学观从“叙述人生”上升到“替人民呼吁”的现实主义高度，他先后创作了《疯狂》《潜山血》《前线的安徽，安徽的前线》《巷战之夜》《热血之花》《大江东去》《蛰蛰世界》《八十一梦》《水浒新传》《虎贲万岁》《纸醉金迷》《巴山夜雨》《五子登科》等三十多部中、长篇小说，讴歌抗日志士、谴责侵略罪行，批判政治腐败。

张恨水的抗战文学创作，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与鼓励。1942年秋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《新民报》主要工作人员时说：“同反动派作斗争，可以说从正面斗，也可以从侧面斗，我觉得用小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，就是一个好办法，恨水先生的《八十一梦》，不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？”1944年6月，重庆《新民报》主笔赵超构参加“重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”访问延安。毛泽东同志接见参观团时，向赵超构询问张恨水的近况，并称赞说：“《水浒新传》这部小说写得很好，梁山泊英雄抗金，我们八路军抗日。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配合我们的抗日战争，真是雪中送炭。”张恨水文学观的飞跃也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肯定和赞扬。1944年5月，张恨水五十寿辰之际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专文祝贺。文中指出：“他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个分水岭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”。潘梓年先生在《新民报》发表文章称他“有一个明确的立场——坚主抗战，坚主团结，坚主民主”，是一位“坚持不懈，精进不已”的作家。